

緒論：

這次創作名為「方樹銘森」的一部短篇小說，在結構上受黃淑嫻老師意見的啟發，採用了雙線並行的結構，單數線的時間為現在進行式，雙數線則是夾雜著主角銘森的回憶以及倒敘的方式由遠至近回到現在，最後在第二十一章雙線合併。希望透過這種結構加強過去與現在銘森於看待事物上的對比，突顯他的思維模式，從中呈現人格。

這一次的創作採用了第三身敘事觀點作為主要的敘事觀點，部份行文中亦嘗試運用了從第三身轉移到第一身內心獨白的手法，這一點同樣受黃淑嫻老師的意見，參考過張愛玲的《色誠》以及高行健的《靈山》再作調整。此外在文中亦使用了虛實的手法，銘森為實，方樹為虛，大部份的時間由銘森單方面去揣摩及描述方樹，少部份由方樹作為敘述者去觀望銘森，作為兩個人物形象上的補充以及平衡。行文間大量運用了留白的手法給予讀者想像空間，同時亦是為了配合結構，產生一種沿著銘森的思緒而發展及中斷的感覺。文字上運用的修辭手法不多，主要在於雙關的運用，同樣是為了拓展小說的想像空間以及增加可讀性。小說亦有注意不同角色之間說話的語氣，斷句及用字的分別，最主要在於銘森和方樹的分野，例如銘森由於是先思考後說話所以他的說話會較長，語意完整，亦因為他的人格並不喜歡以自己為出發點，所以他接近所有的對話都是省略「我」字，或是以「我們」作為主語的，方樹則完全相反。但由於考慮到現實世界上背景相近學識相近的人之間，除了本質上的不同，大部份習慣以及口吻都是相似的，所以這方面的分野只是點到即止。意象上主要運用了水的不同姿態作為主線，包括雨水、酒、奶茶、水與魚、維多利亞港、從水杯折射中看見的太陽與影等，這一點是從電影《春光乍洩》中得到的靈感。同時亦是因為水的意象與主角銘森的人格及形象配合度較高。

內容以及主題方面，主要是圍繞香港的男同性戀者作為出發點。參考過西方的《單身男人》、《斷背山》，以及東方的《春光乍洩》、《囍宴》、《藍宇》等作品，發現當中呈現的男同性戀者形象多停留在七、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時間，鑑於此，本篇小說的時間點定立在二零一二年之間，內容結合當下的工作背景、資訊科技、其他人的觀點、以及主角自己的生活態度，希望藉此呈現出一個當代香港男同性戀者的精神面貌。不過實際上，這篇小說的主題是想定位為一個簡單的愛情故事，這一個想法是因為當我們看一篇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小說時，同性戀不再成為一個中心主題而只是一種題材上的選擇，那麼「撐同志，反歧視」的口號才真正成功了。